



關於「儒教」、「一貫道」 及其學院建制之種種： 訪 林安梧教授 論「一貫道」

時 間：2012 年 8 月 29 日

受訪人：林安梧教授（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所長、元亨書院開院導師）

訪談者：唐經欽博士（聖母專校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謝居憲博士（陸軍官校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地 點：元亨書院（台北分院）

一、前言

林教授：

2012 年 8 月，我參加在波士頓舉行的第五屆「中國神學論壇」研討會，面向全世界以中文跟英文同步翻譯，他們作事的認真，讓我強烈感受到基督宗教的力量非常大，相形之下儒學看不出什麼力量。儒學的力量似乎是在民間、是散的，這個就牽涉到儒學、儒教它原先是在一個人倫建構裡面，是在一個政治體制、人倫建構這樣的情況下成長。現代社會的變遷，人倫建構很困難，名義雖在，但實際生活已不在一塊，所以如何能喚起對父母親、對子女的關係，應該做什麼？該如何做？這是儒教的責任。台灣，就宗教的向度來說，有什麼可為儒教的代表？想想「一貫道」應是一典型代表。一貫道融合了儒、道、佛，有時把耶、回也放進來，但以「儒」為主，這部份一貫道應要能擔下來，而且當之無愧。這仍須要一番轉化方得成全。換言之，一貫道本身要有這樣的一個意識，一貫道可能要承接天命，更寬廣、更盛大；要更寬廣、更盛大的話，就要不管在理論、實踐上必須要有新的發展。在實踐上就是可以看看別人怎麼作；在理論也可以看看別人怎麼轉；因為基督宗教是從猶太教轉出

來的，猶太教是猶太人自己的宗教，而基督教成為一個普世的宗教，那我們要想一貫道如何成為一個普世的宗教？一貫道現在到海外開荒，那開荒能不能不限於華人？我想也慢慢有一些非華人的新道親。怎麼樣成為一個普世的宗教，我覺得深具儒教特質之一貫道有這個力量、最有可能性，可能這是天命。要領受這個天命來完成這個事，這可能是一貫道新的發展。一貫道有些理論需要調整，有些是因緣說法，這個年代這麼說、那個年代那麼說，這調整並不意謂是排除以前，是調整怎麼去延續以前、怎麼樣轉化，有些部份強化，有些部份弱化、淡化。

二、宗教發展的理論及實踐

Q 提問：針對一貫道的發展，在理論及實踐這兩部份，過去的道務發展是偏重在宗教的實踐修行上，在理論及實踐的轉化，不知您能否提供其他宗教的經驗給一貫道相關的建議？

A 林教授：

這部份只能一步一步作，因為一貫道現在基本上，它有一套修行的理論，但有些地方它必須要經由內在的宗教學本身，內在宗教學本身一般我們就稱為「神學」（或者更恰當的說教「道學」），借用西方的意思，這是一貫道的道學；所以一貫道道學本身它其實一直是以宋明理學的思想理論為主導，這裡面必須重新調整，當然還是以宋明理學為主導，但是可能要從神學的角度去說明，包括「仙佛借竅」的意義是何在？一步一步作，我們可以去讀一讀人家的東西。當然現在一貫道也有作一些跟其他不同宗教的融合，如跟基督宗教，但有時候我覺得太「想當然爾」，說說而已。我自己也覺得過去理解都不太夠，所以可以慢慢的有些交往，例如可找基督教的人來談一談、或去了解一下，甚至如果有基督徒加入一貫道來，慢慢去了解他們是怎麼作的。去了解「台灣神學院」、「台南神學院」他們的課程怎麼安排，有些什麼議題；他們的經典是舊約、新約一部；那我們這麼多經



典，這經典該怎麼辦？經典要怎麼處理？有哪一些是最核心的？譬如說《大學》、《中庸》是最核心的，還有《論語》；道家可能是《老子》、《莊子》等等，這些要去了解；而佛教基本上還是以《六祖壇經》、《金剛經》；這些是不是需要作整編？整編為一個，或者是由前輩像王覺一的「理數合解」，這個「位子」怎麼安排？譬如王覺一老前人的「理數合解」如同神學大全一樣，就好像基督宗教的神學大全一樣；慢慢把這些釐清，釐清以後就慢慢會清楚問題點要怎麼作。再來就看儀式的不同，天主教是什麼儀式、一貫道是什麼儀式、基督教是什麼儀式？望彌撒是什麼樣的方式？意義何在？作禮拜是什麼的方式？意義何在？因為我對一貫道沒有很了解，一貫道平常有固定的聚會嗎？（回覆：有研究班、初一十五的禮拜；初一十五有一定的禮節，研究班則為八個月為一期）。就是從日常的、到學術的、到整個教團的研習一層一層的；日常生活上怎麼安排？可能必須去調理出一個新的方式，當然這新的方式必須和舊的方式是連帶的，意思是對比基督宗教來看看，因為一貫道未來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到大陸，乃至全世界去傳教，但是怎麼樣讓人能夠接受？或者轉換個方式，說不定就是有一個天命要讓你去轉換，這轉換方式可能就是有一個全然新的可能。在中國大陸一貫道開放的話，等於是老水還潮，歸根返哺。一貫道在大陸原來叫做「會道盟」，不被認為是個宗教，而被認為是反動的。

現在中國大陸學術界努力爭取，希望由五大宗教變成六大宗教。五大宗教居然沒儒教，有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這裡面外教至少三個，若連佛教也算是外來宗教的話，就成了四個外來宗教，就這五大宗教來說，只有道教是真正本土的，而這道教和儒教還是不一樣的，很大的不同。所以這儒教無論如何要想辦法爭到。若爭到了，以一貫道的能力是有能力來作這件事，但是必須轉換，必須要有人去作這件事。因為這樣對整個華人世界是很重要的。否則基督宗教傳福音太

快了，在中國大陸號稱有一億人信仰基督宗教，中國大陸官方也很擔心，我認為無論如何我們得關心，關心的是中國文化傳統如果我們的力量不再多釋放出來，不再更多的交談，我們沒有強化我們的體質，它就好像一個物種進來了，一個魚種進來了，進到這日月潭，然後把其他魚都吃掉了！樹種進來了，但把其他的都破壞掉了！把生態破壞掉了。就宗教生態上出漏洞，中國大陸也很擔心這點，因為他一直希望能夠回到中國文化正統。而台灣人領這條天命，這條天命就是要將這個道統帶回中國大陸，不是被學術化扣死了，計較枝枝節節的小事，否則放棄天命，就難逃宿命。我常說近六十餘年來，可說是「保台灣以全中華文化道統」，台灣是有天命的。台灣人應做全世界華人的回顧者、前瞻者、參與者，甚至領航者，不應鎖國，不應自閉，不應自棄天命。

三、宗教修持及宗教體驗

Q 提問：「宗教實踐」含日常的實踐及特別的宗教體驗，在宗教領域當中怎麼樣去看待宗教體驗？宗教修持及宗教體驗之學術化如何建構？

A 林教授：

這個需要提到栽培兼具學術與宗教修持的神職（道務）人員，如何將宗教體驗融入、如何建構會通合一思想、如何發揚優良傳統文化。發揚優良傳統文化很重要就是回溯到經典，而經典要有一些它必然跟宗教體驗相關，也跟人文實踐及社會建構相關，這些部份可能一貫道自己都已經有一些了，我看你們前人過往之後的祭祀之禮，就是祭禮及喪禮都有一整套了，而這些東西就可以開始和外面有些互動，什麼時候有關這個禮的討論，比如說放在生死學，有關生死學的討論，我們一貫道的生死學，從禮儀上來論，找一些相關的，建立平台來談論這東西，慢慢的就可以在這樣論辯過程裡面，就會調理出更好的；而對一貫道教內來講，這個調整就會很自然，慢慢在這個過程



中有一整套的作法，人倫的建構從生老病死各方面著手，我想一貫道已經有一整套了，這個是很了不起的，然後一一的詮釋，一步步作出來。那宗教體驗，有一些體驗的神祕性跟「默契道妙」的關係及異同，神祕的體驗它有多重，怎麼樣讓它能夠經由一個詮釋的過程，讓它有一種意義的產生。這個可能必須要好好去理解所謂的「冥契主義」（mysticism，就是神祕主義）在宗教學的傳統一般是如何？一貫道又是如何？一貫道放在整個神祕學傳統來講又有什麼意義？這個問題如果準備到比較得當的時候，就可以問這個問題，開個宗教的神祕學傳統的圓桌論壇，討論宗教神祕學，聽聽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佛教以及其他民間宗教，還有一貫道自己前人有的，談的過程慢慢的問題就會清楚釐清，釐清以後我們再進一步來探討宗教體驗該如何？即它跟學問性的關係是什麼？宗教是一定要體驗，沒有體驗是不行的，但是如何為體驗？體驗的限制又何在？體驗本身的不確定性又如何？體驗本身會不會作岔了？這些都要討論。

再者，宗教修持及宗教體驗之學術化如何建構？一貫道在內修方面、外行方面有什麼要求？它的意義又何在？譬如說為什麼是素食？作養生有什麼意義？是如何？一步一步來。特別以現在地球暖化之後，素食主義者很有道理的，當然素食主義者也不必擔心全世界都吃素會怎麼樣，因為不可能會世界人都吃素；就像有人問我說：佛教講出家，那所有人都去出家了，那這個世界不就完了嗎？所以這個不是問題。就好像如果每一個人都開一樣的車，那這世界不就完了嗎？那是不可能的，它會有不同的。但是他提倡的意義何在？這個都可以去好好討論。另外包括更內部的，譬如說基督宗教是一個神啓示的宗教，一貫道是個什麼樣的宗教呢？不是天啓宗教，那是什麼宗教呢？是仙佛借竅的「借竅宗教」？這不行。說是「體驗宗教」，它也不是。它是個什麼宗教？這個就要去釐清了。要用哪一個辭去說它？「道生之、德蓄之」，是一個生命的生長、自然的生

長。「志於道、據於德」，是一個成聖成賢的宗教。聖賢仙佛都是人成的，在西方是「道成肉身」（incarnation），我們則是「肉身成道」。「道成肉身」的宗教是一個「啓示性的宗教」，我們這個「肉身成道」的是個什麼樣的宗教，要想想什麼語彙。慢慢的建構出來以為對比，有了這話語權，有了溝通，慢慢生長。這樣下來，你這個學院本身就很有發展，這樣一步一步作。學術化的特色就是剛剛講的幾個層面：天命學、解經學、教義學、宣道學、實踐學、內修學、外行學，這樣慢慢出來了，有個對比。這樣人家要談什麼，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去談，有這個結構就出來了。你這個學院就很清楚了，我想就從剛講的方向應可以，我不知以前的方向是什麼？如果還是像一個宗教學院，那這個就不是一貫道的道學，現在一貫道學院是要建立一貫道道學院、神學院，是要培養一貫道整個理論實踐的人才，所以我剛講的那幾學應該要有，有些東西可能有人認為很重要，例如一貫道的道統學，但問題是這個道統學太難說了，它很多是悖離史實的，你自己要說的話馬上就會碰到很多麻煩，所以可以用天命學去取代，然後這個東西就被淡化，因為有些問題在發展過程代表一個階段。今天這樣講一講，就把這個學院給建構起來了。

四、學術化在宗教發展史中的定位

Q 提問：現在一般宗教都在傳教，在傳教過程中都會有一些學術化的問題，他們大部份是在什麼時候會去注重學術化？或者說學術化在各宗教的宗教史當中到底是如何去定位？

A 林教授：

基本上是進一步發展，如同一個公司，我是代工的、我是中小企業、我是大型企業，要有一個研發單位，一個沒有研發單位的就只能作代工，且很小型的代工，因作大型代工的也要有研



發單位；一個宗教本身要成為一個能影響全人類的文明，他必須要有這個層次，你沒有這個層次，那就沒有了。頂多就作作代工，這個道理是一樣的；這部份我覺得佛教就是有這個想法，但佛教也不是原先就有這個想法，佛教真有這個想法、真正作這個事、努力作這個事的就是星雲大師。這個了不起的人，在三、四十年前就開始準備作，像「佛光大辭典」、「佛光大藏經」，禪宗的大藏經，這必須花多少的心血、必須集合多少人的智慧、必須花多少財力；這個事哪個台灣民間宗教能看懂？很難看懂的呀！台灣民間宗教它可以一個晚會，然後請一個歌星來唱歌花五十萬、六十萬，然後你要他作一點學術的事情，他希望你奉獻。他們不能理解這個重要性，這個很難，所以他永遠只侷限在某個層面，這很可惜。我跟他們有些接觸，我也希望他們能夠提昇，但很困難，層次就是停留在那裡，非科學、非學問、似學問，所以為什麼台灣一直輸韓國？就是我們體制的建制上沒有辦法達到那個「點」；我在揣摩這個問題：韓國基本上是儒教、基督教，韓國基督教太厲害了，然後基督教和儒教加在一塊本身形成一個什麼樣的力量？就宗教來講這是一個值得反省的，我覺得台灣現在是佛教力量很大，民間宗教力量也不小，好的方向想就是台灣優點是非常多元，但是我是覺得多元到有點雜而無統，所以必須要有能力有辦法，目前來講我覺得一貫道有點能力，其他佛教他們已經作的很好，道教很困難，廣義的道教民間宗教更困難，他們被世俗干擾得太厲害，一貫道可能必須來作這個事。可以先從一些議題，跟外面的學界合作，因為都以一貫道裡面為主體來辦這個事，這學者來講話，直言在屋簷下講話基本上會客氣三分、有的客氣五分，你會聽不到，這就很可惜了；這次我參加神學論壇，基督教等於是讓我們進到他們那邊去，一樣我們也是客氣，但是我發覺到他們很努力、很客氣的希望我們多談些，我是抱持著去學習，看看基督教是怎麼樣運作，所以感觸很多，他們是真的有一整套，所以力量很大。

五、學術與天命的關係

Q 提問：一貫道未來成立學院對一貫道的意義很重要，但內部也存有隱憂，第一的隱憂就是雖有心，但會擔心「學術會不會凌駕天命？」；第二是一貫道這幾十年來的使命著重在「辦道」，就是渡人、成全人，為什麼需要學術化？

A 林教授：

我想就宗教來說，學術為的是深化活化宗教，原則上，「學術不能凌駕天命」。學術不可能凌駕天命，而且不能凌駕、也不能批判天命，神學之謂神學、道學之謂道學，它跟所謂一般的方外學問不同，它是道內的學問，所以這一條原則上要立下的。只是問題什麼是天命？不是仙佛借竅所說皆為天命，而是經典所記而上遂於道，而仙佛借竅所說必須合乎這個，仙佛借竅如果不合乎這個那就不行，我想目前倒是合乎。所以這個地方就沒關係，就把它立出來。問為什麼？既然都合乎就不用立呀？那為什麼還要立？因為會變化；現在都合乎，以後是不是合乎不知道。因我是這麼理解：仙佛借竅基本上是一個「靈」的力量，既然為「靈」就是感應，感應就跟你這「乩體」本身相感有密切關係，因是相感會隨著時代變遷、它會有不同的時機、它會有變化，而且你要小心的有其他各種可能串進，就像電腦駭客一樣，所以你必須有一個依持，這個「依持」就是哪些經典？這個是一定要的；而這經典後面所依持的是一個大原則，學院就是要去負責這些，這是學術的部份。例如這個學叫：天道學、天命學；這是總原理，之後慢慢再作參考思考，再作「修行要怎麼修行」、「內修外行」，一貫道在這方面我想應有一整套。我不甚了解，我是揣摩這些東西，因為有些事可能得借助原先的哪些理論來說，而有些借助的並不妥當，意思是說可能你內部比那個高明，可是你借助一個不高明的東西來說，這樣很可惜，你可能借助宋明理學那些理學來說，它其實反而不能進，有所



限制。你實踐的本身有一定的高明處，這個就是內部必須生長。生長出自己的道學學術研究者、道學家、神學家、一貫道的神學家，也必須再想想定名叫做神學家或道學家，這很有歷史意義，它代表一個新的時代，你作這個事就會有一種落實感，所以不能凌駕天命，而且要讓那些老前人們肯定，不但不能也不會，而且它是護守天命，像一貫道學院當然是護守天命，所以有一些學問是不必在這裡講，就好像有些議題它不會在輔仁的神學院來討論這個問題，它可能放在輔仁的宗教系裡，這兩個不同；一貫道相關議題、批評性，它可能放在外面學術去作討論，內部的學術是要證成這個天命；天命的合理性何在？當然外面可以來質疑天命，我們必須有一個「護教」，「護教」是重要，「護教」並不是貶抑，護教你要護出個道理來，為何如此說？

六、如何護道（教）

Q 提問：護教是系統內的護教？

A 林教授：

有系統內的護教，系統內的護教最重要的是詮釋學，就是必須通過詮釋的方法，例如老前輩談的一些話是很高明，但是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的經過你的詮釋道理何在？就是它是不合理的，但是是可理解的；譬如王覺一老前人講的「南無阿彌陀佛」，巍乎高哉，了不得，南者南方也、離卦也等等，沒有關係，因為它是應機說法，所以這也可以看出漢字的奧秘處，它本身的詮釋在轉化過程裡面可以找出這個東西，而找出這個東西是說王覺一老前人自己腦袋早就有這個東西了，所以他一切往這邊走；類似這個你為他重新理解以後重新有所釐清、有所判定，同時以後一貫道在發展過程裡面，在理論的詮釋上就可以有另外新的發展，它不侷限在那兒，而且留意不能以這個

方式，所以我說不是不能批評，但批評的時候委婉一點、曲折一點，但把道理說出來，只要道理說出來並不是不敬，對道理有這個敬意，那這學問才有發展、教也才有發展；不能說前人講的都是最好的，像「理數合解」能到那個境界不容易，但有些在學問上不一定站得住，像這些都要看，我覺得這一部份可以借助教外力量，教內、教外的對談，譬如說牽涉到一貫道所涉及經典的解經學問，「解經學」跟「詮釋學」，像這些議題就很有意義，也可以問儒學有沒有這些想法？若只作學問談那意義何在？沒有落實。台灣有中國文化土壤，台灣儒道佛土壤在民間裡面一直都在生長，然後才長出當代新儒學的這些學者，當代新儒學只作了學問性的工作，他們的成就在學問上，但不能倒果為因，真正的因是在於整個儒道佛的力量在民間生長，我說就是一貫道可以說是「儒」的典型代表，這我在很多場合都有提到，因為它的確是這樣。或者，我說一貫道是「以儒為體，以道為用，以佛為相」。論實踐這方面，一貫道的佛堂作很多事，他整個用心都在人倫常道的應用上。

七、「天命」與「借竅」

Q 提問：有關一貫道的「天命」與「借竅」等議題，是否請教授再略做說明？

A 林教授：

何謂天命？這是可以討論的。天命它是怎麼來的？借竅它是個方式，借竅它只是一個溝通途徑，其實所說之理無非經典，你回到經典去，全部讓它一樣，再往上就在道，所以借竅並不是不好，但它只是一個途徑，更重要的是對經典深入的理解。再進一步對比的看看，基督宗教神學他們怎麼建構？系統神學怎麼建構？一貫道的道學怎麼建構？因為一貫道如果沒有建立起自己一套可以跟他人對話的道學系統，跟基督宗教對話，那是很



可惜的。我想可以去看看人家的課程怎麼安排，或者去看看「神學大全」，他們怎麼樣護教。宗教的轉化過程非常長，那這部份怎麼調整？可以先辦一些論壇，有關天命，這論壇可以找一些學界對這個有深入理解的。一貫道的「天命」就如同基督宗教上帝的旨意，找一個基督宗教談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怎麼樣的彰顯？通過什麼方式？是通過神父？或者通過修士？或通過牧師？或者依據經典。經典上依據的是什麼？這個都可以討論。討論以後就慢慢形成仙佛借竅是一個方式，那其他有無別的方式？這仙佛借竅的訓文要歸到哪裡？這部份不必太多爭論，爭論沒用。不爭論並不是說爭論的德性不好，因為你會想爭論是因為你有疑義，但是爭論是很難得到好的結果。所以要給出個方向，你朝那個方向走，方向的意思就是說你不能數十年如一日，以前的問題意識和現在的問題意識不同，如現代化議題，台灣這六十年來的實踐過程告訴我們它有一個實踐的學習次序，我們在學習民主、學習科學，學習的時候發現到原來我們這個傳統太好了，它具有一個調節，在調節過程裡面民主也不會過激、可以調整，而且我們很快就走向民主憲政，公民社會的建立，全世界刮目相看：華人的科學腦袋原來這麼好的。世界頂級的科學家，我們都可以達到。這時候我們發覺到儒學現在最重要問題是在：現在化的過程裡，你如何發揮效用？在現代化之後，你還要作什麼？你還能作什麼？你相對其他幾個精神文明傳統，你能跟它們產生一些什麼對話？這才重要。

八、學術發展應具備的條件

Q 提問：一貫道在發展學術化當中，應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應該要作怎麼樣的準備？作怎麼樣的努力？這層面請老師給我們作指導，畢竟人才培養很不容易。

A 林教授：

建立一貫道的資料庫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貫道應該已累積了非常多的資料，要有系統的整理及慢慢能夠數位化，讓以後大家能夠去研究或者運用，資料庫大家都意識到這個重要性，因為現在是要作一個很大很大的公司，不是要作一個中小企業、一個加工出口。要作一個更大公司的話，要把一貫道提到更高，一貫道要發展成一個普世性的宗教這個想法。一貫道作為儒教為主導的方向、一個常道，「常」就是普遍性，一個普遍性的普世宗教；原先有的資料庫，提供作一個學術平台，來跟其他各個宗教對話交流，這個很重要，但要用議題的方式，議題可以分幾種：作為一貫道神學裡面有哪些議題？我跟其他的宗教神學相關的議題來討論，譬如基督宗教它有三一，就是三位一體，那一貫道相關的是什麼？它可能是天命論、天道論、心性論，相關的來討論討論，這樣的討論慢慢的有助於自己的神學（道學）建立；那實踐方面：以「內修外行」，內修來講的話，你這修養功夫論是什麼？你的明心見性、你跟道與佛，跟原先的宋明理學、先秦、孟子、大學、中庸有些什麼樣不同發展？《大學》講：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定靜安慮得之教，一貫道這方面可能都已經有完整的論述，如果沒有，那可能有一些仙佛借竅來的一些文字是如何，這些都可以討論；老子應該也有一貫道的註解。還有具系統性的，像王覺一前人的《理數合解》，或者還有其他的，我有些並不了解，這是內修方面的。外行方面，如環保的議題、慈濟怎麼作？佛光山怎麼作？其他



團體怎麼作？像法鼓山聖嚴提出心靈環保，靈鷲山做了《台灣心靈白皮書》，心靈環保他們作了些什麼？它在社會上有些什麼影響？這議題很多。「慈善」一貫道怎麼作？其他人怎麼作？與「公益」相關的議題怎麼作？一貫道要不要涉及整個社會的建構跟改革？要的話，那就想一想，去討論；一貫道關心的是些什麼？這個議題打開其實就是「內聖外王」，一貫道談內聖外王、內修外行，「內」哪些問題？「外」哪些問題？一步一步在對話交流過程中呈現，也在這樣一個對話交流過程裡面吸收更多的人才。吸收人才要分幾種：一種是發現他是道親，道親有的投入多、有的投入少，不即不離的方式覺得很可惜，當道場有更開放的胸襟，有學術背景之道親自可參與更多，但是要「不違天命」；自己內部培養人才，人才的訓練上很重要，我是覺得從經典的講習，哪幾部經典是最重要的經典？內部怎麼作，然後現在調整到進一步發展到更好的詮釋，整個有「解經學」、「教義學」、「天命學」，在邊講中就編出來了。天命學或天道學、經典的解經學，接下來就是教義學，教義學接下來就是宣教，這就四層或是三層，解經學和教義學這二層是很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天命學、解經學、教義學、宣教學，再來就是實踐學，實踐學又分內修外行，慢慢一步步就出來了。這樣一貫道學院就豐富了，不然學院和其他學院一樣上老子、上莊子？上什麼？那個不用，這題目找外面的人不見得能講，講的寬寬泛泛的，講的又跟生活結合一塊，可能吸引人但對教完全無用，這個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對「教」有用，對教有用跟無用，這就是一個重點，它可能在那一地方是一方，但可能對教無用，這是要考慮的；也許在一方、在講學非常有用，但他可能進不了這裡，而且他不適合，這就好像「王通文中子」了不得，但「王通文中子」他可能並不太適合在唐太宗手下作官，但「王通文中子」他的學生：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都是他的學生，我常笑稱，唐朝就靠著「王通宰相訓練班」，不然唐朝的貞觀之治怎麼作得起來呢？唐太宗是能打天下，但不能治天下。要治天下，就

是靠這些人，這些人年紀都很輕，問題也是很嚴重，但他就是
有辦法，靠的就是王通的力量，而王通你請他進，他也不來，
也不肯，因為那體制合不了。這部份我們可以借助，但是有些
東西要看、要去培育，培育出來就可行，慢慢的要有這個建制，
人才很重要，人才的安置很重要，人才要安置在什麼地方，安
置不恰當無用，可能要想一個長期的計劃：譬如說三十年要到
達什麼樣？二十年怎麼樣？十年怎麼樣？近五年、三年，就是
有近期、中期、長期，近期裡面又有分五、十、十五，前五年
很重要，立基的工作非常重要，立基的工作它是沒有辦法立竿
見影，但它是必須要確確實實，所以它必須要時時刻刻跟中期、
遠期去作思考互動，不斷的經營這個學校，才有辦法可大可久，
重點就是我常跟很多學生聊，作很多事情不能收立竿見影之效，
但是必須「日起有功」，看似不能收立竿見影，但如何日起有
功？你自己清楚，怎麼樣日起有功？就是具體化，我作了什麼？
說實話、作實事，我辦了些什麼活動？我聚結了些什麼人？我
作了些什麼成績出來？「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學習也
是如此。作事更要「日起有功」，日起有功那就是你原來立的
規模，如果立「那樣」那就是拖著，拖著二十年、三十年，那
就是停在那裡，因為沒有日起有功。這就是你投注作這個事的
人，你不能一個人，要分工，分工要討論，討論要有一種公共
論述習慣，這個最難。華人這個非常困難，華人一討論就倒了，
所以華人靠什麼？靠長輩英明的領導，但長輩要英明呀！但長
輩如何英明？就裡面要有一些不同的聲音；有不同聲音長輩就
會英明，沒有不同聲音或是長輩把不同聲音給排除了，他就不
會英明了，這個很困難的。這個部份你們慢慢拿捏吧！但方向
就像我剛才說的：要有近期、中期、遠期，要把它給定出來；
定出來之後你心裡要往覆循環的，用船山的話就是「交藏而互
發」，就是你現在想到的，我以後發展到那裡，我發展到那裡，
我想到以後可能發展到那裡，所以不斷的在檢驗、不斷的在前
進，這樣一直往前走。一貫道建立學院，這個學院就要想到近



期、中期、長期這樣子去作，不斷回溯到原點、不斷的面對終點，我常說：「起點跟終點，這二個點就決定了立場，而且終點很重要。止於至善，所以知止而后有定，所以是終點來決定起點，不是起點來決定終點；所以終點你要到哪裡去？你要把這個學院辦到什麼地步？我覺得今天的因緣不錯，這我在腦裡有想過，但這次去美國碰到這個刺激衝擊太大，所以整個都清楚起來了。我坐飛機連轉機坐了二十幾個小時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剛好回來就接到你們的 e-mail，這個問題只有你們能作，落到你們身上一定要作。有些事情落到身上要作，曾國藩到晚年人家問他，他自承他是中等之資而已，但是因為他回鄉剛好碰到太平天國之亂，在鄉裡辦團練，剛好就這樣起來了。他自問他是中等之資，以我看他是中等之資沒錯，就是說這些事中等之資以上就可以作到。重點在你有沒有領受天命？這也是一個天命學的核心點。基督教常可以作到什麼地步？為什麼一個神父、修士可以到臺灣來？就馬偕好了，一個牧師他就落地生根了，能夠這麼作，他就是領受他們神的旨意、領受天命；以前一貫道的前人怎麼來臺灣開荒？這個了不起呀！我以前去一貫道總會演講，請教老前輩一些事，有些事在外面也不講的，過去受到政治的迫害，一貫道視之為「官考」，這個「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學，在實踐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學」，像這些史實記錄都存在，都要去研究的，慢慢一步一步作起來，我是覺得一貫道真有這個可能把它作起來，因為一定想辦法在大陸開荒，在大陸開荒一定要有點轉型，因為太多屬於非學問上所能證成的東西必須淡化。大陸那邊你只要一貫道合理性成份愈高，它就會愈來愈開，基督教力量太可怕，他也怕。基督教是普世的，它也可以跨過人種、跨過文化的限制，跨過政權的限制，天主教、基督教是神愛世人，這個愛是了不得、了不起，但它真的是很有侵略性，這也是中共很擔心的；我們不是為了中共的政權，我們是為了整個中國民族的道統，中國民族道統是為人類文明發展裡面有更恰當的互動與溝通；我覺得這次參加中國神學論壇，這一群

人很了不起，他們是基督徒，但他們知道文化的多元、宗教的多元，這「話語權」的多元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必須把自己強大到能夠跟他們對話，一貫道若沒有強大到足堪可以跟他們對話，那這部份就是學者憑著我們對經典的理解、理論來跟他們說說而已，我覺得我們跟他說說，跟我們一貫道壯大作為儒教為主的基礎跟他們對話，這意義不一樣。我希望一貫道二十年，或快一些，十年，有機會內部、學院十年之數可培育出這麼好的人才，四十幾歲、五十歲的人；培育這樣的人，那一貫道就有可能進一層真正的對話。就不會是風一吹就過了，因為我有底氣，這就必須壯大到整個華人世界，都承認一貫道是重要的，整個心靈內部都有這個想法。所以這部份我覺得要埋深心、發大願、要有宏遠之志、要有高明之思。

九、宗教人才的屬性

Q 提問：一貫道人才裡面，因為我們講聖凡並進，有時候因為我們的凡業、我們的家庭、及道業，所以只有部分的時間參與學術化相關工作。

A 林教授：

它必須接下去要有專業、專職的人才。道務、神職必須某些部份是專業的，這個部份可以牽涉到整個組織結構上；天主教力量那麼大，因為他們有食衣奉獻之禮，即自己內部繳稅，十分之一不少了；一貫道內部是自由奉獻，這部份要慢慢的培育出這種可能性，或者十分之一不可能，二十分之一也行。基督宗教力量為什麼那麼大？因為這些東西它已經有傳統了，有傳統你成為一個教徒就有許諾，許諾就不一樣了。在宗教裡面還有奉獻，在學界裡面就更難了，這個部份慢慢的要想辦法怎麼轉；然後一貫道也慢慢要有自己的事業體系；一貫道要慢慢發展出自己論政治、論社會的人才，當然這個部份可能要放在



近期的後段開始培育，到中期就開始運作。近期以一貫道內部即內修外行為基本，到面對整個政治社會共同體問題的時候，到了第二中階段的時候要慢慢的找。我是覺得這個部份也要看，因為有些東西是想法是這樣，天命如何？它有時候會自己去找，找到剛好有這樣的人出現了，但這就是內部要慢慢形成一個系統可以看，就好比藏傳佛教，怎可知誰是靈童轉世？是有一個系統在擢拔人才，把最優秀的人擢拔出來，這是從很實際的角度來想，要不靈童轉世根據何在？這大概從「具備條件」又慢慢跨界到學術的特色了。

十、其他宗教學術化的經驗

Q 提問：因為一貫道本身以前沒有學術化的經驗，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請老師在宗教各方面的學養經驗，提供給我們作一點參考。

A 林教授：

大的方向來說，學術化有幾個原則：不違你原先的天命，所以「天命學」、「天道學」要立下來；不違原先幾部經典，所以哪一些經典？經典的借鏡要出來、經典的「解釋學」要出來、「解經學」要出來；不離你的教義，所以基本的「教義學」要出來；這些東西穩住了以後，從「教義學」到「宣教學」，然後到「實踐學」；穩住了以後就是半開半合，半開半合然後借助譬如說從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外面的人才，內部核心人才一定要有領受天命的體會，要有為道統發愿的愿力，然後到一定的學術水平，在培育的過程裡面兩相激盪慢慢發展出來；人才的參與度，剛開始內部要茁壯，不能被外面的力量把你整個沖散，所以「天命學」那個部份要把握好，還有內修這部份，內修看似是最基礎，卻是跟最高的天命連帶的，你們的線要拉緊，把它穩住；人才的揀擇上，慢慢的在這過程裡面，這就牽涉到整個學院的建立，

這很重要。看看別人是怎麼建立的、再了解一下，體制怎麼建立，意見才會穩住。誰來經營？誰來處理？內部的人怎麼安排？大概一期要招收多少人？多久要培養多少人？怎麼配置天命學部份、解經學部份、宣教學部份、實踐學部份，大概是怎麼分配；哪些人去負責這些？誰能夠統整？有恰當的諮詢顧問。最怕的就是找了不恰當的諮詢顧問，然後又喜歡亂發意見，然後輩份又很高、外面聲望很大，那就慘了！那是來亂事的，不是來成就事的，這是很重要的。其他多層面的學術交流，秉持著這個原則：就是胸中有主，這個主就從最基本的內修到最高的天命、天道，即道體、本體、心體、性體、主體，就是心性主體跟宇宙根源的道體穩住，人才也是一步一步來把近期、中期、長期規劃出來，日起有功，該有的刊物、該有的論壇、該有的什麼。當然接下來就是財力的這個問題，財力應該不是問題，但是要想辦法，因為這個不能夠是業餘的，要專業。專業才有辦法維持，這個在腦子裡要轉一下，這個不太容易，一貫道是有可能。而一貫道學院的定位上要有國際規格，這國際規格的意思是什麼？要這個學院拿出來可以跟著名的西方神學院比擬。西方重視學問，一貫道也要重視學問，一貫道不重視學問的話，你就會比宮廟這個系統稍微高一點而已，重視學問這個部份就是往上，也要往下。這個學院很重要，這個學院已經不能夠好像只在培養宣道班，這是不夠的；宣道班現在已經有了，而且這個制度也很好，他不是不重要，這層很重要，但是我們要再往上一層。然後，這一層跟上面一層互動，因為學術如果沒有建立只屬道學系統，一貫道在發展過程牽涉很大，這個道學系統要有一定的轉化力及批判力，但又不能離開自己的主調。這很困難的，因為你一想批判就容易離開主調，主調在哪裡？必須好好去討論，這是值得進行的。

